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陸　暠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

藝文 記十二

明

鰲溪濬河記

董裕

鰲治前有小河僅受小舟自昔商賈罕至貨賄弗流居民負戴不賴舟楫之利顧匪好勞也以導河於芙蓉匯於圓陂勢之徧浩中由猴查陂抵龍鳴坳水縈紆走石

間激以風濤則建瓴括矢又不少噴雪排山之勢即欲方之舟之有所不可昔介庵先生有慨於中嘗博採衆謀獻書闕下決筴開濬以貽永利時有司視為緩圖且奪於兑運之說有力者又從而齮齕之議格不行識者悼焉今上癸未不佞竣滇事過家邑大夫省庵王侯以介庵之議來咨余甚韙之既又以咨養默詹子養默益韙之且為之指陳利病擘畫事宜籌摧財賄一借箸間河流之開濬明於指掌王君勃然曰非養默無以共此

養默亦曰是誠在我於是偕仲子季庵及好義者何濟通相與上下原隰跋歷崎嶮相度地勢劑調人情務出百利毋遺一害時有建引水之議者謂水界崇仁鑿山可通養默曰是激之也彼趨而赴壑難與爭利有剏建閘之議者謂時其蓄洩舟可通行養默曰是障之也將壅而潰所傷必多有申請命之議者謂興除之業惟上制之宜如介庵故事養默曰是諉之也然苟利於民亦上所不禁於是諏吉祀河裒貲鳩工經始於本年豨賓

之月而以無射月告成闕者以濬隘者以闢紆迴者以徑分流而漫衍者以匯以瀹石之可徙者以徙其不可徙者以斧以鑿昔之負特齮齕者皆以懌以勸而水之淜湃洶激者亦以洑以徐一時進艇操舟者咸集郭外山僻居民不覩舟楫者日聚觀如堵相與舉手加額以謂千古剏見即連檣輸粟猶然為韓中丞所慨而負擔者賴以少息而商之什一居之積滯者亦稍稍遷化王侯之所以遺吾樂者將世世賴之謂為百世之功非耶

之役也財不煩官而因之於民力不煩民而因之於水事無廢時不擾而集此惟王侯之獨斷仲子輩之協謀而殫精矢志毅然倡之則養默之力居多吾是以知士君子欲動衆舉事者不可不樹望也夫河之開濬有利無害人具知之然昔重以明旨寢格不行而今舉之於士庶介庵挾名位之重欲行之而不得而養默乃以一章逢倡之而有餘借令介庵之時得養默一二輩則其事必不議格而其功亦且告成而不至托之空言然介庵

始之養默輩成之信乎成事在人而得人之為難也故得養默而介庵之議不虛王侯謂不佞之言乃可底績吾樂之利將與河俱存所謂觀河洛而思功者不佞於此亦云

重修金川書院記　姚翼

金川書院者學使空同李公㯂淦尹黎公鏓創建以祀故中丞練公子寧之所也其地在邑治東北二里前為門二重各三楹門之內為堂以妥公之神堂之後為後

堂李公扁其門以今名扁其後堂曰浩然公淦之東山人遺址尚在而善政鄉有地曰三洲者亦稱練氏宅葢公別業也三洲故亦淦土嘉靖間析淦六鄉為峽江縣三洲遂屬於峽故峽請於當路建公祠淦人士以公本世居東山之麓其遇難也東山人以公黨坐戍者至數十百而三洲無一逮者左驗甚明峽不得詭言以自附峽人請不已當路者嘉其好德之意許並祠焉書院之建在正德間歷歲既久棟宇傾仆今尹臨川李公樂入

供歲事顧而嗟曰此風化之所係也不亟治安用令為遂計財鳩工擇人專董其役不再踰月巍然煥然不獨祀事克修而往來觀者莫不瞻歎以喜余乃為之喟然曰公忠於所事主亡身死惟以自盡其心而已無與於人也官斯土者乃從而崇尚之既建祠以舉祀復因其敝而新之鄉之人士又從而景慕之此何故哉天理之在人心有固然耳空同公在孝宗朝嘗以抗疏逮詔獄臨川公心純而善政他日可勉為國家良臣而涖縉紳

自公後復有涂公禎者義觸逆璫以死則繼今豪傑輩出當未可量惟予綿力薄才濫司風教既有愧於良有司復有愧於諸人士聊因令君之請推其愧心之言以自警云

新建定南縣記　殷從儉

贛治以南信豐安遠龍南三邑之間高砂下歷二保與嶺東岑岡接壤皆重巒複嶺盤谷邃洞頑獷之民多負險裂據自相掎角為三巢弘治以來累叛反側不定者

非其地去諸邑遠政教有不能及歟嘉靖末年督撫吳堯山公深為此慮一日集議戡定諸峒之策將官曰勦有司曰撫乃並用其謀檄叅將蔡汝蘭勦滅下歷知府黄扆撫定高砂岑岡二巢隨議建縣為善後圖而堯山以遷去未遑也隆慶改元之明年張鶴樓公繼總鎮首以此事謀之監司牒下有司議遍召諸父老詢之僉曰三巢向與下浰横水為聲倚下浰横水之土非建崇義和平二縣民得至今安乎三巢地若循二縣故事又何

足虞馬有司採所言以陳張公疏其事以請制曰可賜
縣名定南縣即龍南高砂下歷橫江三保安遠割大小
石伯洪三保信豐割南方上里員魚逕腦及潭慶上保
龍頭嶺內坑諸鄉共分為里凡四丁凡六百二十有奇
糧凡六百七十石有零適地理之中蓮塘之區創立縣
治繕修城垣凡四百三十餘丈公廨學宮鋪舍以次舉
建約費公料七千八百餘金設知縣典史教諭各一員
凡官吏俸薪馬丁門皁取諸贛興等邑之裁減冗員生

儒廪糧齋膳其祭祀鄉飲之費取諸没官田税一切傜役取諸龍南信豐二縣之裁革機兵其殘氓散處四方者招復其故土首率其徒聽撫者悉令徙居於郭内其子弟之俊秀者掄而羣之於學又疏濬谿河以通惠潮之商賈越三年夏諸務底緒新民稍輯而余亦以轉秩行迄今僅歲餘余復承簡命叨總此鎮新民父老率諸子弟稽首轅門具言邑里無復有雞犬盜俊秀之入學者恂恂然若素習經業之儒生余訝而歎曰朝廷政教能

化導人之速有若是哉監司大參施君率有司請為之記余思建縣設官非為弭盜安民乎然漢時渤海下里之盜一刺史治之盜息且化卒為善鄉何俟分邑分民而專轄之以一令耶况近日郡縣往往盜發城市又可諉之政教之所不能及耶然則民之理亂亦視有司何如人耳使有司匪其人縣固徒設也此鎮舊多盜窟自陽明議建和平崇義鶴樓議建定南則盜窟盡民壓矣余今日與監司守令詎復有他議哉惟原二公所以建

縣之意撫新民而生養之使自樂為渤海之民可也不爾建縣之議不將為民厲者耶余故記之與司民牧者共勗焉

忠烈祠碑記　　呂若愚

隆慶己巳春一月若愚領檄待罪瑞金乃披圖籍考其沿革風俗與夫仕處之賢以時斟酌而師法焉有劉公鵬者登宋元豐二年進士知華亭擢御史朝廷欲相蔡京連章諍之不報京既相首議復王氏學籍元祐黨人

鵬諍益力遂出知廣德秩滿名拜諫議大夫鵬以言不行固辭不就出知壽春其子名舉夔以恩補北靖州靖康中金人陷州舉夔不屈被執後以蠟書歸洩敵情會秦檜主和議反以其書遺敵遂遇害為之掩卷歎曰大賢哉有一人焉邑斯重矣矧又父子耶以是往來於心思得拜其祠墓禮其子姓以為邑重詢之半載無聞乃僅得所居之里於北門外舊井存焉既而晉學宫弟子及公弟劉鶚之子孫始得二公之略如所傳不謬噫以

公之父子人品即傳之天下可也乃桑梓之邦亦幾於泯滅無傳今佛老之廬一邑且數十而一廬不下千金顧二公不得享一茅之籍臯陶殄而若敖餒人心將謂之何余以為風教所係乃表其故里建坊扁於通衢列其事跡請諸當道創祠於醫學之前別置田以為祭祀葺理之需命其族孫一人世守之乃礱石為麗牲之碑而系之曰忠義之在人心也其天地之幹也哉而人罕有全此忠義者大都利害之較太深是非之斷不早顧

慮覬望之念重而貞固迫切之誠微於是首鼠喙息自為得計又或言方上而懼誅諫未再而就列其初也奮激於時勢之臨其既也消輭於回翔之頃不知人臣之分共而不二其言也以盡心也非訐以沽名其死也以致心也非敢以為烈是故言而行也則身與俱榮言而違也則至再至三而後去不忍以其身與奸邪共處非其義不敢輕其生得其所亦不敢愛其死若劉公父子清風勁節其致共畢分而全天地之幹者乎是固萬古

風教之所攸賴蹤跡所至皆當特祀而況其鄉里宅墓之所在乎此祠之所以由成也工始於隆慶庚午十一月立碑之日則辛未二月望也

重建白鷺洲書院記　劉應秋

洲在郡治之東踞江中流延袤數里狀如游龍青原神岡天瑞諸峯左右拱挹入其抱贑江合瀘禾二水循涯而西小者洄潏大者澎湃出乎舄履之下居然郡中一形勝也自宋江文忠公萬里守郡以吉州為二程夫子

過化之地即洲建祠祀六君子創書院以居諸生理宗嘉之賜額置山長於是洲名著稱幾與金陵埒矣歲久圮於水已又燬於兵遞修遞廢遞遷不常有司僅存其名為故事故址日頹半為鮫室殘碑斷碣時猶隱見於沙磧水區之間論世者憫然太息未有議其興者誠難之也將山川有待而靈耶太守汪公來治郡之明年政清訟簡公庭多暇孳孳以化俗作人為本務乃簡士校之士課肄而手校之間者進而與之道古誼稱先輩一

時文學𧦬𧦬自喜以為得師則聚族謀曰有侯若此真千載而旦夕哉夫非白鷺再造之一會乎退而謀諸縉紳𨕖其議相率以請於公公諦觀之躍然若有當也歎曰興廢振敝寧𨕖人任乃考圖度基鳩工庀材剋日而興事增庳墊歙礨石為臺崇九尺修三十五丈廣視修十之六南有重門北為崽閣有堂有樓有池有亭堂曰道心樓曰風月閣曰雲章其下曰山長廳亭曰浴沂皆仍宋時故額而總署其門曰白鷺洲書院云閣高五丈冀

以欄楯可頫可眺沓嶂環青萬頃一碧朝旭夕陰花雨濤雪千姿萬態靡不呈奇獻秀於檻櫳席几之間書院之大觀備矣前乃為樓五筵祀二程夫子而以一峯整庵二羅先生配之又前五筵所謂道心堂也閣之後植竹萬竿洲水支流繞出其下可濯可風是為浴沂亭門以外為月池環池左右翼為舍百楹擇九邑之髦俊講學於此當兩翼夾路之中為坊者三曰理學忠節名臣斷自歐文忠楊忠襄周益國而下若干人皆揭其爵邑

姓名以備一郡偉觀極臺而南聚土築堤以捍衝決廣三十丈有竒周五十丈有竒高稱臺倚臺而東建庵曰淨土沙門守之起自壬辰十月落成於甲午三月都不費公調不程民郡人士莫不色喜以公之命屬秋勒石記其事汪公名可受字以虛起家庚辰進士其為守廉明而有至惠治狀直追古人當别有表著不具論

新建鍾靈橋記　蔣如竒

信當八省之衝而郡南大江從懷玉諸山水若建瓴下

閩越往來自皇華使以迨行旅輿馬徒役輻輳於斯向嘗設浮橋以濟而洪濤激射鐵維易蝕蝕則七十餘舟遂若漂葉行者淹日磧坐遙相喚一刀抵岸則競渡爭先或不勝載往往覆沒傷人為多前守俞公謀易以石闔郡懽踴贊其成計費八千九百有奇而驛傳朱公出郵羨給之米故上饒令易以石其雅念也强半就緒俄江流驟溢商木結筏乘漲而下衝擊盡圮其年冬不佞以民部郎出守信甫莅信詢民間之急而僚友貳守鄒

君通守吳君司李李君僉曰信徼天幸頻歲稔民不病饑而病涉郡南之石梁最急也已而詢之薦紳以及青衿僉曰信以風氣奔瀉故貴不再世而富不百年若直郡南而梁之寧惟孔道之不梗將風氣攸賴人無不樂趨事者已而復詢之耆耇又僉曰疲如信而行李之留滯者舟楫之摧折者膏血之飽魚腹者問諸水濱職無梁之故曷若梁之便於是請之中丞房公借驛傳支羨若干緡罰鍰金若干捐俸若干相與謀經始得址於舊

橋基之東數百武土剛而涯迫可以永久起辛酉仲春至癸亥孟冬而告竣厥修若干仞厥廣若干軌行者足相踵目相瞚而歎呼相屬曰今而後庶幾無病涉哉先是淫霖為災毒蛟乘之湖湃幾及於脊人無不為新造危者雨霽水落矻然如故得天也橋未實以土行者絙木而度忽兩涯之民不召而畚鍤交集堅若勵夫蹻若垂虹得人也天與之人趨之臺藩臬司培溉之左右僚屬協贊之縣令經營之而僧明通復任事而終始之不

佞何功之有焉橋成有欲以蔣名橋者不佞謝之曰昔李冰之橋於蜀蔡襄之橋於閩被以七星萬安之名不聞以姓夫豈有意為讓乎其心必有不能自居者矣自是而賢哲代興敬從薦紳多士之期而表之曰鍾靈云

二賢祠記

王時槐

祠以二賢名蓋為安福理學布衣劉兩峯石峯二先生建也祠在復古書院茂對堂之左維時吾吉郡侯内江曉山余公邑侯烏程鳳寰閔公皆以道術飭吏治先教

化而後刑辟政理民和既底成績尤思表揚先輩名儒之敎行者以風多士以二先生不干仕進蹈義懷貞力探正學後進慕服人無異情今捐館已久家世衰落而士論愈欽二先生躬行聲實於斯焉具徵矣是宜專祀余公既主其議閔公曰是吾責也乃於萬歷甲申春相地搆材特建茲祠踰月告成涓吉奉二先生木主入祀焉以時槐昔嘗受學於兩峯先生之門沐教最深而於石峯先生亦得瞻承於從游之末委命為記時槐誼不

得辭蓋嘗謂士之學也以志於聖人之道夫以是道而自修於己也貴踐履不貴虛談以是道而交修於友也貴直諒不貴阿比兩峯先生初為邑諸生則已毅然以希聖為學曰學茍小成猶不學也而矜莊嚴重語默作止必揆諸禮凝然竟日不少踈懈及見陽明王公詩有還誰一語悟真機之句爽然自失曰吾學非歟復聞王公論格致與宋儒異殫精沈思至廢寢食怳若有悟久之得讀傳習錄遂決信不疑獨體驗日用動靜未能融

貫嘆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稱弟子王公曰不遠千里來何為對曰為性命來也朝暮門牆往復更寒暑者三先生既以詞藝擅長廩食優次屢為督學憲使所奇乃曰是將妨吾學輒棄去於一切泛觀雜記繁儀外襮世態俗尚刋落殆盡即家務若罔有聞惟默坐澄心研極於聲臭俱泯之原謹察於真機呈露之端周慎於篤倫應物之用蓋自始學以終其年無一息而不厲敬修之心無一語而不本經常之旨無一事而不

循直方之則及其道成德著宗閭之人雖村童巷嫗皆知孚仰誘掖來學言簡而不涉奇貌肅而不傷隘學者誠畏其萬仞壁立之不可攀而尤私嘆其百鍊真修之未易幾及也石峯先生以諸生赴省試退而語人曰士不自重致所司過為防檢囚首棘垣可恥也即請於督學憲使乞歸養母已而慕吳聘君康齋先生之風得其書喜讀之會陽明王公開府虔中則往受學焉居常盛氣雄談朋輩有失輒面發赤攻之與鄒文莊公友善然

視公所爲少不愜意必直言無諱以是公益重之時時
槩邑中民瘼告於公公則達於當路興革之邑民大蒙
惠利皆曰鄒公有德於我而不知石峯先生陰贊實有
力也嗟夫二先生往矣今欲求踐履不爲虛談如兩峯
先生之自修於已直諒不爲阿比如石峯先生之交修
於友者其可復得乎然則我郡邑侯之建祠匪直以尊
二先生爲近代卓偉之賢實以警吾儕之志學者宜取
法於斯也且末世鄉祠或以其人與其子孫之名位顯

赫而得之令二先生皆布衣其後嗣且式微而我郡邑侯以大義特祠之此其宏識遠度豈凡近所可企其萬一哉夫崇德章教迥越於常情而大造於來學後之人士繹景行於兹祠其當永戴我侯錫類之殊渥矣

改修安遠縣學記　　鄒元標

濂江在章貢雖僻遠然自宋陳公剛中明宋公濂過化之後稱名邑也先大人傳經此地最久嘗語余曰是邦峰巒霞標澤流清曠詩禮雲仍故家濟濟青衿濡毫舐

筆豪於文者不少諸瑰奇慕古名儒可肩鴻劇者亦不少顧其興有日小子識之又曰學校之設倣古黨庠術序微意而重在明倫今以科名詞章為軒輊古稱三德六德九德者非歟予習與諸士人遊惇迪典常追古名德比肩接跡夫道之所重在此不在彼小子辨之先大人逝且未久口澤如新一日博士羅慶陽徐崇正遣都講杜弘毅等持狀來請曰邑學故址圮廢而測景者謂丑未向非宜欲更坐癸抱丁諸士屢請而委輿廢於不

知者衆幸天以區侯至敦崇聖緒力從新請堂廟齋閣門廬庖湢之屬盡更舊向計費金錢數百緡侯捐俸與諸義助者各半役不煩民營不經時言言翼翼江山為麗惟先生一言以詔來兹予觀今世列聖涵育薫陶文教宣卺上以經術陶植海宇雖遐陬僻壤罔不以造士為名高也然有勤有怠難以强同在昔蜀本樸陋文翁以刀錢布帛遺子弟受學京師故蜀為名邦文翁之化至今不衰儻在齊魯何以稱焉子産一霸國之臣輿人

誦曰我有子弟子産教之夫不以士視士而以子弟視士振彼頽業還之視聽故曰子産古之遺愛也侯庶幾與古人比烈昔歐文忠公記吉州學喜李侯學之立惜其不久任未睹學之成予竊謂植樸者猶種樹然手而種之旦旦撫之非不勤渠顧茹其實者未必手植之人勢則然也今吉州人文甲於海内李侯之休螺鷺增崇令侯治邑且四年所特簡伊邇無論令師友鼓唱咏歌憲矩即他日雲蒸鴻漸如吉州鵲起孰能忘侯之澤哉

諸士勉之予雖老欲扁舟聽侯絃誦並同諸士歌薪槱
閟宫章咨侯明德侯名大樞字用環號澹園廣東高明
人世以名進士起家督理諸生郭曰章杜弘遇杜漸杜
弘祐謝良顔孔教謝寵賴孔傅例得並書

仁文書院記

縣庠水流而東匯爲鑑湖汪洋渟蓄左有地隆然高阜
相傳爲鹽倉嶺俗名東義倉倉徙入官叔文江書院萬
歷庚辰江陵盡毁天下書院市地歸民間海寧陳侯令

茲邑謂余居湫隘以俸易而歸余癸未余濫塵省垣以
復書院請上報曰可余折簡歸其地於侯已侯陞比部
去蘭溪石樓徐侯至余申之曰此故辱名禮讓之場荆
莽蒙翳久矣開茲堂奥以待來學其侯今日事乎幸無
讓侯乃筮日庀材鳩工以義士婁世潔董其事爲屋三
層繚以周垣甓以重廊視昔倍加宏麗名曰仁文書院
謂吾邑仁峯崒嵂文水縈迴館介其間又取曾子輔仁
會文之旨令多士知所取裁侯甚盛美余謹握管爲之

記曰粵稽上古學校庠序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樵釣屠販即人而道在即地而學寓書院古未有也有宋諸大儒出闡明聖緒如白鹿鵝湖石鼓嶽麓皆其過化名區後踵其跡者書院遂遍域中亦倣黨庠塾序餘意輔學政之所未逮云葢學政廢弛士師之所督責父兄之所期朂子弟之所傳頌惟佔俾是習稍一談正學相羣訌誹以為是不利進取至書院非齋明盛服不臨非仁義不談泳斯游斯有不赧然內媿勃然神悚回心嚮道者

非夫也夫學難言矣夫子以正學爲七十子依歸得其宗者莫如顏子覩其問仁曰克已復禮爲仁其自叙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曰言仁則未嘗及文曰博文則未嘗及仁茲得無岐而二之乎雖然夫子所謂仁者非枯槁寂滅之謂義禮知信皆仁也宇宙之至文在焉所謂文者非泛濫詞章之謂視聽言動皆文也吾心之至仁生焉仁也者即性也禮也文之樞紐也三代而下善學顏子者莫如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不須

防檢不須窮索存得便合有得而世之識仁者以窮索為妙悟以防檢為戒慎而仁逾遠嗟乎非神明默識之君子仁未易言矣漢高祖圍魯魯諸儒講誦絃歌不輟故曰齊魯文學自其天性余吉彬彬海内稱為鄒魯往學禁方熾獨余吉不少變仁為巳任繼往開來吾於諸君子有厚望焉元標進未得行斯道於朝退願得行斯道於野俾鄉子弟孝友忠信雝雝翼翼庶上不負今天子明聖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而余惓惓欲開

斯地之意庶幾其不孤也歟

重修臨汝五賢祠記

臨汝書院創自淳祐戊申常平使者馮公去疾祀子朱子其中已燬於火自庚申至辛巳凡兩修元末明初兵燹之後鞠為茂草嘉靖戊午郡守王公著鼎建南湖之濱而久且圮桐城劉侯𤏡及來令是邦慨然以倡道維風為已任請於郡太守翁公及督學蘇公觀察王公欲一新之咸報曰可侯乃筮日鳩工捐俸餼及贖鍰幾三

百餘緡役不煩民越月告成崇祀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葢仍舊三賢祠遺意而敦請故學博李君東明主教事諸生來游來泳咸不勝羮牆之思已進於侯曰吾郡諸儒若象山先生學規其大真與孟夫子相上下不可尚已草廬康齋則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崇祀允宜顧吾郡代不乏賢以諸生睹記則有故儀部陳公九川初以諫南廵杖而謫既起復以誣逮戍大節泠泠始終無愧則又有故少司寇吳公悌為名令為名御史清風凛

凜初終一心總其學陳為新建高足吳自御史即薦王
泰州以倡正學懿範可步二吳仰溯陸子雖精粗淺深
不同其為火傳一而已矣夫司世教者譬之射然射有
的祠其圃也陸先生的而巧二吳先生望的而趨陳吳
二先生則又望二吳持弓矢審固者並諸先生一堂令
後世步而步趨而趨吾道幸甚劉侯然其言復以聞於
刺史及兩使君復韙侯議而典祀告成事侯乃命諸生
臧惟吉李東壁等來徵記余惟斯道在天下猶元氣在

人身人身一毫痺瘦則不仁不仁不可以為人諸先生吾道之元氣也作之前者慥慥皜皜繼之後者文質彬彬繩繩相繼俟之為臨汝張元氣樹標的者遠矣蓋嘗論斯道本諸身必質諸鬼神無疑最難言自信其心而後能信天下人之心信天下人之心而後能信千萬世之心苟毫髮髣髴疑似未能灼然無疑即已且不自信而矧曰人一世且不可矧曰異世今諸先生上自觀察郡邑守相及縉紳大夫下至里巷無遺議必無疑也可知

雖然孟軻氏遡道統五百餘歲論見知聞知寥寥不數人蓋其慎也語云千里得一賢若比肩然臨汝幅員不數百里上下不數百年名儒林立大都諸先生從淡從困衡百折來蓋淡為德基而困則德之辨者世儻有入聞吾道而悅出不以紛華隕志者乎則有諸先生芳規在翁公名汝進仁和人劉侯名孕昌桐城人

崇儒書院記

撫州海内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獻王荆國

曾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醇學粹行斯文攸宗遐荒遠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鄉乎先是明水陳公以學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吳於臨汝已盱江近溪羅公至每會講禪刹月餘别去諸縉紳繼峯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陳公景點曽公二𦕈黄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黄勉齋氏剏有南湖書院以開來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絃誦今吾等寄跡棓提謂先訓何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侍御督學懷魯周公歸

讀禮暇時集諸耆碩究心名理學博李公致吾布衣周子復徐子允修輩告於公曰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已臨汝稍遠東城上下橋禪林方圮其東隅隙地背峴臺而面青雲靈谷汝水金堤百雉回環左右几席間跡左隅而宮之庶幾復還有宋遺風乎周公乃告郡刺史張公邑明府吳公二公曰我輩忝牧茲土嘗懼無以化誨諸人士闡幽迪後有司責也遂與周公捐金為倡李公復首捐田以助來學郡

公邑侯亦給租糧若干益之暨縉紳諸生咸樂從事鳩
材鳩工興役於七月其規制臨孔道為門門東折而南
為大門直甬道而上為堂後為祠甬道東西為號房左
為閣為橋江水如帶帆檣下上面南為亭為圃池塘掩
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崇儒書院夫以廿餘
年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則郡公邑侯與學使之所感
人者深也諸公將涓吉祀諸先生於堂徐子允修持明
府吳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書院顛末走古

水謁鄒子元標為之記

郡侯魯公祠記　　朱吾弼

筠之屬邑三皆敝極矣而高安為尤甚高安幅員不周百里考之唐宋賦額五萬七千二百石有奇國初定稅因老人黎伯安妄希爵賞輒以偽漢借增之數報入遂累至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石所虛溢倍民疲逋積二百數十年來江以西稱最餉厄於丈量之金别爲又厄於涸則之盧令尹故糧無分田下則上派輸將弗前民不

以官病官轉以民病官民交困非朝夕矣院司道府揑
茲土者目怛心傷於萬歴十九年沓民等泣奔叩閽奉
有旨行因公議均攤通省每石儉於毫末會有力者修
郄隂持取結票擬雖無偏黨碩畫竟成畫餅而高安虛
賦之苦徹中外矣監兌周公撫院王公各有疏請欲得
比於陜之上疲而縣官考成除他賦足額舊例一項以
二分為率已著為令頃東隅用兵司農急餉且執全數
以責守令守幾削籍令之被參罰以去者踵相屬也嗚

呼百姓如此其苦功令如此其嚴積逋如此其多守土即日鞭笞其民無救於褫罰究且官茲地者畏避如阱勢必至於無官民而後已邵侯魯公初下車視其田蕪廬甚彌望盜充斥饑寒流徙載於路薦紳之家鮮有蓋藏徵發追呼之苦叫號村落公撫膺嘆曰此誰非王之土地氓庶而令困疲至此極耶因進鄉紳父老子弟問其疾苦檢往牒所為求寬賦而不得者為悉其苦狀牘而上之且束裝於室曰此牘行則留不則解組長往士

民環公攀泣公曰吾以一官徇地方之急萬一上人念所以去之故而有損於地方之害何愛一官終不忍坐見此顛沛而茍且旦夕幾幸無事以去矣於是撫院韓公首為動色會疏請命下部議允舊例寛七徵三幸儌明旨一時士民塗歌巷舞以為二百餘年倒懸之苦至此已極非公誰為生我者亡何而公且銜憲命入西粤矣士民攀留無計若失慈母爭相醵金構祠於黌宫之左以尸祝我公而屬余為文以紀其事余惟祀以報功

公之治郡其他不具論惟自公之來吏凛凛不敢需一
錢胥徒有枵腹而立者案牘隆隆片時立辦兩造盈庭
單辭立決而囹圄常空村落雞犬向所若不寧居者今
闃然絕迹呼矢捕卒獲一盜向居為竒貨展轉嗾誣公
廉其狀而置之法良善悉安酒食供帳向皆取給縣官
公一蔬不以煩人絮繒米鹽之類向官市之例半值者
公一一如民直他如草差船嚴馬票建倉廒縣汰糧書
府絕勾攝而倉監之羈人呈詞之濫準飯户之保歇浮

橋之多詐捕官之妄刑牢頭捕役之嚇騙遊神龍舟之淫祀角勝明禁森然種種善政不可縷舉兩經亢旱公竭誠虔禱卒獲甘霖歲以大稔故父老之言曰公之愛民也真如其子其視郡也真如其家據所耳目晚近希覯者夫民各具有心彼其酣於公之德澤膠傅水漬固結而不可解又安能舍公以去而不思乎則筠之父老子弟尸之祝之以與山川俱敝可也公諱史字聖修號雅存萬歷甲辰會試第二浙之餘姚人

建陶白祠記

葛寅亮

陶白兩公品趍千古而皆寄跡匡山不佞謬為匡山長甫入郡遍求兩公遺緒靖節祠實遠在楚城柴桑山下所謂通書院五柳館歸去來館醉石濯纓池又僻在南康栗里尚未之見也白公祠舊在郡西湓浦門內徐鉉記之久已化為烏有郡西所建忠節祠又以李合陶而陶與白郡城實未有專祠不佞慨然撫掌曰以李合陶何如以白合陶陶白分祠又何如陶白合祀時有貿余

者曰陶公為彭澤令八十日耳白公雖貶江州司馬結草堂香爐峰下然猶再遷刺史一名秘書一除賔客一拜侍郎會昌初始以尚書致仕出處微有不同乎余曰陶不得不八十日白不得不尚書出處正其所以同也夫陶公之詩篇篇有酒然意不在酒特以酒為寄而白公居東都亦輒拉乃弟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此其得趣豈真在酒哉故陶以無絃寓素心而白亦托琵琶以見志聞其居常與嵩

山僧為空門友平泉客為山水友而又與楊虞卿為姻
而不累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善而不黨元稹僧儒為
裴晉公所推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
文饒深嫉此其恬淡高遠香山居士與五柳先生固無
兩也客乃憮然曰陶白同調如是令兩公生同時陶吹
塤白且吹篪而和令以陶白並舉真擬得其倫矣其亟
謀所以合之頃因新闢南薰門循城而轉稍右幾步武
乃得一區負城城如半壁前瞰山川隅嶺圭壁蓮花諸

奇岫冉冉餘霞散綺又平視南湖四時波光蕩漾與市塵絶遠庾幾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亦彷彿流水周舍下飛泉落檐間者遂庀材構屋二重屋不甚高廣陶環堵蕭然白亦木斲而已不加丹欲其稱也階前田若干畝擬彭澤公田或可稱三之一以守僧藝之充香燈暨贍資焉田外池方畝池岸緣以修堤翳然高柳人從柳中出入固不獲如草堂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然宛然宅邊五柳雖謂白公由草堂徑造淵明故居可耳

世稱元白稱劉白余請更稱曰陶白二公亦為首肯未可知也

重築西成堤併建閘記

郡城自廬山來復返而向廬前迎九龍諸派滙為南湖是南湖者郡城之所吞吐而仰受灌輸者也湖之水西行合龍開河復北折會於大江前兵憲陶公及王郡守以西隅缺陷築堤障之郡人稱曰新壩壩上成街巷矮屋短垣無慮數十百一日壩上民溺泗交橫具狀言其

等卜居有年而比歲淫潦為災春夏澎湃横射岸剌毀
如崩厥角散而之四方者纍纍且堤中無閘以通蓄洩
至秋淨水落湖以内又為平陸與長江隔若九嶷曽不
能走一葉輕舠而米鹽之入郡城者悉纍纍負擔行矣
郡城士民亦羣以為言乃白諸有司圖度經營遂於萬
歷壬子十一月某日募匠鳩工自南岸直抵北之市廛
處計一百八十餘丈咸甃石為堤前時石以單築故不
能堅久而今内外倍之又加之使高星結碁置雖懸河

不能損毫末也題曰西成堤堤口為湖之尾間築弔橋聽舳艫銜尾出入無所阻而西成閘者復請於兩臺即於此排石為之屹然金斗呂梁之勝焉水將落而闗水湍湖危瀾不生望之疑明灘疑水鏡蓋不獨資舟楫之利郡城受其灌輸而巨浸當前又儼然增一金湯矣堤之外為龍開河舊有浮橋列魚苗巷口稍遠今移水滸廟前絶河而度以便行者即名龍開渡而一切工役皆以税犯鍰金為之不用民力一日工既訖不佞為紀其

歲月昔紫陽先生守南康實築有彭蠡門閘至今享其利不佞豈敢窺紫陽外藩但以民事如家事理民事便如理家事不佞敬佩服之無敢失尺寸且恐輿梁徒杠不成雖乘輿濟人猶蒙子産之誚也

重啓東作門併決塘閘衢記

循南薰門而東且北為舊東門令閉所從來至遠而相距百丈許有迎春門為江城入脉處止通近東村落樵採一路與老鸛塘隅若天塹老鸛塘者枕城據回龍上

流長江政在目睫而有土壩壅閉水道不能容魚舠出入凡帆檣來自白下三吳需次出關者南岸無可泊雖暮夜必北過小池口夏漲常迫風不可度秋高水落則江北又如螺髻沙篆坦然平陸乃檥船白浪顛濤中相顧失色謂此地為破冡洲矣一日闔郡士民來白前狀請開老鸛塘口并開舊東門去老鸛塘尺五開塘不併開門行舟泊塘下者無緣入郭內或開門不開塘則郭內僅通南北短輳輕舶而長江挂帆如鱗如織者故無

列肆交市理是以萬歷癸丑二月某日先決老鸛塘口於六月十二日開舊東門併開迎春門時值淫潦江北一望數百里汪洋若大海春禾秋稼不得顆粒登場諸負妻挈子牽罷牛羸犬逃而之他方者無慮千萬指不佞為之愴然因憶皇祐吳中大饑范文正領浙西諭諸守大興土木以贍饑者余乃檄委官盡募為東門諸役逃水民爭扶畚鍤趨如歸市未浹旬而門啟題為東作門新築月城立兵馬司潯陽驛故在城而兹改於老鸛

塘口即北郭外也俯臨大江以便南北之徑渡者驛旁舊有白樂天琵琶亭今與俱遷讀江頭夜送客之句疑此地近之門內亦闢三街一自門直入至道左折而南通大街為東聚街一自門右折而北達北門為北聚街一自大街亘後某巷北至社稷壇為中集街而後集巷者則由北聚街支分直達都府皆在城東北隅草莢中而芟夷之其瓮街貿地募民建居悉如南薰門例亦不數月而誅茅結屋者林立蟻聚業以千計雖然猶有憾

決老鸛塘口僅夏秋間舟達東門耳冬月水涸即不得入能濬之使深則經年皆可檥舟既避風濤之患且通貿易之利城東列肆當不減城西而以塘高難濬源短易淤議未一也余測其地塘底濬深一丈七尺即冬月可與江平而去歲所決塘口今淤止二三寸數年稍一加濬自不為患其工役約近二千金即可為商民千百世利業已區畫具費而天下事有難如願者予志懷初服恐貽不了之緣致釀築舍之議遂不克舉受之以未

濟終焉已

築封郭洲堤併修閘記

封郭洲者在江北其堤綿亘三十里民田可三萬六千餘畒而湖池屯田亦幾其半江北蟻聚資以果然者數萬即江南素封大家爭負爲平泉陸海歲大熟收常倍江南絲枲芋菽及縣官租賦所不給者若以此爲外府獨苦江流憑陵春夏水大溢全以其利予波臣先是萬歷三年督撫楊公觀察魏公始築外堤易沮洳爲埸圃

三十六年直指史公又建石閘以備堤内之蓄洩歲癸丑淫雨大浸稽天前所築外堤潰其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圮十之三余乃悉發贖鍰及税犯贓金募夫倍築以癸丑年十月某日始事告成於某月某日所決七口咸復其故堤長三千八百丈有奇悉倍而高廣之閘亦增修京城屹然無復可攻之勢即猝遇方張怒濤尚能捍其勝與波臣戰也稽邑有餘税每歲扣貯五十金其軍屯在壩内歲助屯租十金計以三年一為繕葺若千金

子護衛甚嚴時時防大盜之胠篋擔囊而趨也庶其永永無患哉

星子縣改建學宫記　羅大紘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其星子之謂與星子瘦縣也移城闢壁塔治講堂履畝清賦改學宫皆嚴務也以瘦縣舉嚴務一之已甚而三年之内諸役並興豈獨星子人懼即旁邑士大夫及相臨諸大吏靡不為星子危者邑侯王君儀褱曰不然吾聞揉曲木不屢

曰銷金石不屢月星子雖小固非曲木與金石也土固瘠而吾以瘠治之土愈磽确不足耕矣民固疲而吾以疲治之民愈下劣不堪任矣用固窘且劇而吾以窘且劇治之用愈滯塞不堪理矣於是賦用寛簡而不為貸也民用康平而不為徇也文物用儉素而不為陋也行之期年遂成大雅過星子者耳目一新自是城闕不便於民者縉紳欲塞則塞之石塔有裨於郡治者郡守尉欲造則造之講院在鹿洞者部使者欲葺則葺之田賦

虛實不相當士民欲量則量之然後諸生言曰故學舍
僻且欹願移至城東南陬便侯曰令不造士無爲貴令
矣士之游學宫如嘉禾之種於壤榮瘁焉聽之更置城
東南如諸生言未及期而新學成地勢平衍風氣藏蓄
因池爲泮踞城爲障山色湖光相映發在眉睫間也星
子父兄子弟人人喜不意我君神明如是侯考績諸大
吏閱星子治行大相稱賞署上考明年侯移書并學志
見況曰不腆之役皆明德所馨也願爲校之羅子曰星

子移學豈徒廟貌地勢是更將以變士風也士風之變在明其志意端其趨操耳在庠之士不過曰工時藝取科名耳科名起則曰士風著科名多則曰士風盛孰知聖王立學造士而設科名以進之欲其崇經術厚倫常修身慎行以資世用居則為儒為金為玉出則為政為龍為光一士進世以為復多士進世以為泰故稱盛也學者明於建學設科名之義而主忠信以端其趨則士風為之一變孝弟行於家仁義達於國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則士風為之再變達而行道以濟世處而講德以淑人正學勃興真儒輩出則士風為之大變風之變也人與地迭為政頃厭地仄隘故移之既移矣變在士耳夫以瘦縣舉嚴務事之難也因新學變士習理之易也王君不因父老之懼自沮而為其所難諸士可不因父老之喜且慰而勉其所易吾聞之儀禦作縣貴家田園佐縣貴有是哉為星子士者推令君不愛田園之心趨嚮正學變且在旦夕三年有成不佞猶

竊遲之使觀世風者觀於星子而知天下無難事觀於星子之學之士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休哉

白鷺洲書院永堤記　　王命爵

往歲辛卯不佞行役過里會楚静峰汪公佩二千石章綏來守吾吉既謁公守下退而語都人士曰吾吉人文奥域邇稍稍非故吾天惠君侯起家春官用能以經術飭吏治郡何幸比居長安日聞公治狀籍甚莫能名大都興學育才惟修復白鷺洲書院為亟亟不佞輾然擊

節久之閱歲甲午行役復過里辱公觴之書院升其堂
恢恢如登其閣峩峩如徐而臨月池步號舍秩秩如已
環視所築堤若護堤屹屹如也為之低徊不能去公曰
余無似儌諸大夫國人之寵靈幸而修江文忠故事規
制顔額一仍其舊獨計洲當章貢瀘水之衝弗堤弗障
弗永猶弗堤其在文忠時或者闕慮以有今日余故凛
凛般鑒謀之永新人別駕尹君學孔以為然遂屬董厥
成而費即其邑人義助兹舉也將永恃以無虞乎竊號

堤曰永子其謂何不佞居嘗評隲古二千石若杭之蘇堤滑之長堤東郡之金堤泰之捍海堤汾之文谷堤類以是有聞曽無與於逢掖至稱興學育才獨文翁一人跡所為惟是選小吏起學宫使弟子受業非有碩畫鴻規周謀長慮視士肆如家塾視有司傳舍如子孫世業三載若心千秋盛事若公兹舉也者即文翁謝不敏詩之美魯侯也以作泮而勗韓侯以實墉永哉斯堤亦墉之實嗣魯頌而興歌今之白鷺書院是已雖然都人士

詎可於斯淺之乎窺公也夫堤之為言坊也堤以坊水
士之堤以坊身其經營注厝以坊民其卷石撮土以坊
天下後世語云千尺之堤壊於蟻穴乃士趨微濡蟻漏
攸懼高者矜崖岸卑者毀廉隅通者殉朝市僭者傲邱
壑哆者排山海恫者面牆壁甚則毀廉隅而矜崖岸傲
邱壑而殉朝市面牆壁而排山海愈變愈幻靡所底止
蓋今滔滔皆是如吾吉龐淳之遺豈不猶有存者以彼
風會之漸摩耳目之染濡所求乎砥柱中流斯亦難已

公下車至今三年所其坊身惟廉惟志其坊民惟惠惟公行且推其緒餘出而建牙仗鉞入而調鼎握衡風俗人心若迴狂瀾於既倒將天下後世永攸賴焉都人士所不禀教旨副德懿揚厲濯磨非夫也且無爲貴吾吉士吉士稍聞不佞語僉曰然聞之公公曰然於是公以奏最從述職行主上洞啟明堂嘉與吉二千石問狀公拜手稽首曰臣守吉不逮宋臣江萬里明甚徒以修復書院或無貽前守辱昔萬里丁末運尚得請於朝錫之

御筆方今聖明在宥遐不作人則萬年一日也臣請得如萬里請上且悅俞行賜金紫車蓋褒美之噫嘻審爾公之勛名百世不毁可也斯堤亦永永有聞哉公諱某字某別號靜峰楚之黄梅人萬歷庚辰進士

重建節愍祠記　陳振錫

瑞故有節愍祠祀贈按察使周公憲公楚鍾祥人弘治進士正德壬申間任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討華林賊兵不繼中伏敗死其子幹赴難亦死事聞上詔贈公官

諡節愍建祠祀之額以諡名并表幹孝烈與從征死事者俻祀後三年安義盜起高安主簿袁珽亦以討賊死予鳳翔殉詔贈其官知縣以春秋配享公祠前後事載碑乘及採諸他記得其詳嘉靖初御史儲公良材行部至瑞首謁公祠檄有司重修之去今百有餘年世遠事湮祠守邱墟未有建而復者余初至適秋祭見公棲神無所設蓬以獻為之愴然公血戰父子俱斃賊亦氣奪後舉者藉以收功卒貽地方安至今賴之奈何不為公

一妥侑使公露處謂報功崇徳何無亦今聖天子御極
四十餘年休養生息天下乂安兵革不試瑞父老子弟
但知有袠馬之休而遂忘其枹鼓之警雖其吏茲土者
與斯民共享寧謐之久亦以為可拱手臥治縱有馬革
裹屍之志將安所用之其於公之祀典直玩愒為奉行
之故事耳余竊以為非然也夫勸人以忠豈必殺身勸
人以孝豈必赴死公之父子不幸相繼死賊本其慷慨
激烈之志實以備兵為事以安民為急不得不親行陣

冒矢石為將士先至於被執而不屈視死若歸則所遭變然也方遇害時司道議以犒兵餘銀二千兩助喪公魂憑女奴言會司道卻之言訖而斃然則公之精英靈爽何時不在天地而其忠義激發何日不在人心即以公歿後不數年而有袁高安父子之死一時烈丈夫之多豈非聞公之風而發憤討賊義不挫辱者與此足以徵公矣令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能以公奮不顧身之心而忘私家之營又能以公子急殉父難之心而急公

家之事則國豈憂無臣家豈憂無子哉此聖天子所以贈公祠公之意亦吾有司所以奉明詔表忠魂而維持世教之盛事也公之祠其裨於風化大矣胡可忽諸始祠雖重修而因陋就簡故日漸圮廢迄今始議建復既庀材鳩工自堂寢兩廊重門皆仍其故址而周牆之外護以榆松擇齋士以奉香燈設鐘鼓於堂以時撞叩使遠近聞之知有公祠在也工肇於萬歷甲寅秋月以乙卯七月告竣於是落而饗之廟貌煥然新矣峴碑墮淚

千古同然過公之祠讀余之言而不為公一飲泣灑然矜奮者非夫也

郡伯鄔公縣學新田記　鄧澄

齊雲鄔公治盱修古二千石貞教作人之度鄉人士俗亦既駸駸然遵指嚮方矣已念士貧者人為給終屬有限求為均平悠久之道莫如買田給租於是瓜期且及節俸所積於郡庠發金若干列屬庠發金若干買田坊郭俾士之殷篤者掌焉若曰是於助貧廩其經遠可繼

者爾庠各有記里中諸士則以屬余余惟公所移檄德意藹然溢於言表是直取鐫之石而足而又奚用它辭為也無已廣公意為我多士規可乎夫士雅不志溫飽而不免治生公固言之夫治生者將俯拾仰取一切與四民爭業乎勢必不能饑寒迫之徧責加焉郡邑師帥且儼然大父也子弟有急舍是將焉控之顧日環聚公門而啼饑號寒無論日亦不足於士亦甚賤矣自斯田置按籍而稽指名而給無奔走控訴之勞而坐享匡困

資無之益是不有以養士重乎四民有業惟士所業心不精則不能入念不一則心不精貧窶以艱鹵莽滅裂之患乘之居肆成事於何有今也婚喪有依俯仰有資可以玩心神明而一意乎詩書之府矣是不有以振士業乎夫士不必盡貧也不盡貧而往往患貧則溫飽之念移之今覩公所置田贍士者如此而後曉然知淩雜鹽米非士也下帷專精乃士也羣然盡屏其紛雜而獨味於淡泊之原上達於無欲之本異日連茹而揚於王

廷羔羊素絲之風且自今始不亦休乎勸德義而襄之成就大於此故曰公修古貞教作人之度者也徒以優貧恤之舉升斗以活朝夕猶之淺已移檄具在獨引而未發余不佞得推廣焉為之記用以告我多士俾無負公之指云其田畝若租數具得列於左方

重修羅巖濂溪閣記

李淶

雩巖洞故多奇惟羅巖最著則以濂溪先生遊也先生遊故有詩宋邑令周公頌所紀嘉熙庚子濂溪閣成勒

先生詩者是也考年表慶歷甲申先生為南安司理後二年丙戌如興國大中程公令二子見先生則濂洛授受實惟其時至嘉祐辛丑先生始以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又二年癸卯先生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公建侯四明沈公希顏遊羅巖正月七日賦詩刻石而歸而沈公者故以廉惠得民令祀之名宦者也當是時邑需巖王公鴻負高蹈名邑志載王公寄先生詩有臨別溪頭相誨囑之句則是遊也先生固一代真儒而令則有沈公

之賢邑人則有王公之高巖真籍人益顯矣斯閣之所由
肇也與先生所刻石既已剝落無存其後周公止刻其
詩而一生與諸君子一時遊賞之跡遂不復見閣久而
圮明太守邢公珣新之邑人何公春更闢觀善巖待同
志之藏修者陽明王公遺之大書著其說於時邑人何
公廷仁黄公弘剛袁公慶麟管公登輩復彬彬陽明之
門棲息茲巖以尚論先生之學而一時鉅公名儒若歐
陽公德羅公洪先張公鰲皆以訪學至其謁先生閣則

皆刻有詩閣久之復圯兵憲沈公諭邑令羊公修復新之無何又圯邑令劉公昌祚至曰兹閣也先生拂巾在焉柰何其令牆宇頹然也於是顧主簿某曰君才敏甚能為圖之乎簿曰是先賢俎豆之地也烏敢辭於是出官帑若干為經理費撤閣之中堂新之肖先生之像顔其榜曰吟風弄月以前廨為兩耳房堂之前亢爽異往昔矣又以餘力稍飾毘盧之居已又植松萬本竹萬个壯斯閣之觀策杖至者僉謂兹巖兹閣其勝未有如今

日者也嗟乎道本人存地由人勝旨哉洛村先生之言不可易矣劉公雅慕古人其冰蘗之節引之沈公洵可無媿兹獨於先哲祠宇加之意焉其念深矣吾儕拜瞻兹閣識過化之有自寧不惕然於霈巖諸君子之無忝其鄉人也哉閣修於萬歷甲申冬月既竣事明年劉公命余記之如此劉公甞之武進人

忠毅廟祀典記　蕭基

甞觀史傳所載封疆之吏遭時清晏優游奉職而境内

又寧聲施當時者何限豈必魁壘竒傑之士哉世平則中才臥治而有餘蓋自古記之矣有如國運式微神器䑯䑰崎嶇戎馬之間食不宿飽寢不帖席出萬死一生芟禍亂於四海鼎沸之日自非元夫碩人秉忠貞之氣負文武之才義不返顧者其孰能與於斯歟嗚呼監州達公廟食兹土至於世殊代易而肸蠁赫濯非其彌久而彌新者歟公諱達理馬識禮字正道北平人也初仕武昌調寧國路判官俱有政績至正六年遂有泰和之命

始至靜處一室聲味泊然騶馭羣候竟日無所受命曰若等曷歸事父母畜妻子吾無所用爾矣明日相率罷去公秉氣剛毅莅官廉明當元季廢玩之際首戮奸民之干紀者十數人於市於是吏民屏息乃建廟學興教化手書宋仙居令陳公襄之訓以教民有爭訟者望公門自解去堂皇之上肅如也居亡何江淮盜起豫章戒嚴公逆知時變遣妻子奉母北還自是絕意首邱矣既而江瑞袁臨望風旡解吉安相繼陷没守貳皆奔泰和

或請修城以守者公曰吾已熟計之民心不固徒費財力坐困耳寇至吾以身當之時公私匱乏內顧赤立無所資乃親勸富室出粟以佐軍需勞瘁萬狀州民莫不感泣一時豪傑景從如曾伯昂諸君子號十義士者其最著也咸傾資以應於是軍聲大振乃遣兵分控要害以遏寇衝而自率義旅戰於澉坑獲渠帥十餘人連戰克捷遂復吉安獲兩郡侯以還永新寇犯高行鄉州判趙友直禦於石壁死之士卒猶死戰有酋大呼曰此達

相公軍不可拒也來降者數百人明年擊梅寨及永豐
嗆田廬陵東固皆拔之復安福新喻二州分兵戍龍泉
江復萬安縣鄰邦皆倚公為長城歲大饑發粟賑貸全
活無算及聞有代公者羣盜悉衆大出飛書沓至公時
病作强起蓐食黎明選鋭卒拒之門外自辰至午力盡
幾挫乃出先鋒五百蹂之賊望見大驚黄衫軍皆棄仗
宵遁乘勝逐北俘斬不可勝數當是時膚縣瓜裂泰和
蕞爾地卒能以一旅之衆東戢西翦使民人無流亡之

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藸之虐一草一木皆公之遺澤也未幾得疾衣冠端坐而逝民罷市會哭聲不絶者累月時至正十五年閏月某日也道阻不得歸遂旅葬荒山田野間皆繪像祀焉贈集賢學士宜興侯謚武宣建廟賜額忠毅舊在南平門右凡三圮而三新之楊侯南金以邑西淫祠為公廟而祀則未聞識者喟焉顧未有以欵典請也一日楊隱君貞叔誕告於衆曰武宣公有偉功大恵於民若之何不絜諸國典巷陌褻祀

神其吐之矣西蜀李公下車禮重隱君而式廬焉君首以公祀事爲言公慨然曰表異先賢以儀來兹令之職也乃請於當事旣報可翌日以瓣香謁公廟於是捐俸餘葺而新之若榱桷朽蠹及藻繪之漫漶皆整飾華好而增葺其未備者翼焉煥焉有加於昔隱君乃更肖公像易以蟬冕木主列十義士於左右公乃諏日率僚屬師生以牲帛修祀禮焉禮成貞叔乃礱石余爲之記

萍鄉縣新創磚城增設護堤記　姚一理

萍以望縣名州聞天下而自漢迄元垂二千年載籍未
有紀城池者豈承安襲治可無備歟抑因循玩愒遇變
不能卒圖歟或運移事改興廢不可明徵歟毋亦工繁
費鉅當職者視官如傳舍憚一勞而不遑為久遠舉耶
無論隋唐宋元來竊據長驅事即正德間瑞賊百餘猝
至直突如入無人之境庫獄不守則以城池不備云爾
隨因郡寇洊起興築土城始其役者知縣胡君珮嗣而
葺者知縣高君桂但壘土為垣無女牆迨嘉靖間架木

霞瓦補敝支傾楊君自治蔣君時謨黃君臺輩咸後先
寘力焉夫閱時觀變城池繫重可前睹矣然考郡志載
正德始築土城周圍一千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
址濶一丈五尺面濶九尺而城圖亦繪沿城雉堞四面
如一覈其實則當時惟築岸城週止西北若東南濱河
民居列匝未嘗有城又焉有堞究其設險之所利賴此
豈可以緩急恃乎今上明燭萬里心闢八荒萬歷十年
詔天下州邑未城者咸城之而萍鄉新創磚城之議由

茲始焉巡撫都御史王公承制發藩帑没官貲三千餘金檄郡貳守陶侯令知縣沈君校縣丞周宗夏典史吳江共董其役初議岸城五百六十四丈五尺河城二百六十七丈五尺而河城較岸城得九之三每丈砌石為基連堞高丈有五會工料磚物約金五千五百有竒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沈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

竣蓋任事若是其難也夏廵撫都御史馬公申檄陶侯
親督終役侯於是量日鳩工不愆於素址基薄則培之
馬道狹則拓之措置有方綜理縝密費不浮而食不縮
民歡趨之維時守道戴公廵道沈公又以贖鍰四十緡
佐之民用益勸既逾月遂告成功蓋始以陶侯而終亦
以陶侯焉凡闢八門東來陽西連湘南達秀北通楚四正
門東南三小水門學前建木欄植桃李曰禹門則侯自
書額也冬一理捧檄來知縣事欣然與兆姓齊民同覩

厥成次年春兩道會曰親行部閱視城垣水衝要害諭以贖金十五砌築石磯三座用木為樁竹為棧殺水勢捍驚濤一理無似初視事即以城基齧水為虞竊議木樁竹棧猶未足以支水患莫若於沿河增設護城石隄長以丈計須百高以尺計須五濶如其高人可通行城得輔址擬諸三磯功當數倍也顧所捐金儉不克舉嬴一理復請以修衙公直三十金益之不足則取給於兩造之贖入兩道報可遂如所請築之按郡城世傳為漢

灘將軍作史無載筆而縣舊土城載於郡志亦未見實錄矧今新創磚城增設護堤春秋所以重初城之書者也爰記本末且圖勒石垂示將來

新開龍南山路記　　王宗徐

龍南界虔州南際萬山盤錯縈紆百餘里濂水支折載舟溯洄盡邑之轉輸經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千派之注湍悍峻駛亂石交錯其中蹲踞磔砢廉利如劍舟者一失勢往往有碎溺之虞夾岸兩山綿亘天際壁立

冬涸石出猶可緣步登躋自春徂秋霖潦汎衍褰裳揭涉顛隕在指顧間邑侯岷泉王公萬歷甲戌筮仕茲邑至龍頭親履其險慨然思所以奠之廣詢博訪惟害是除若得緣山闢路以便往來雖重費不惜於是予族兄王宗蓋以耆民應命陳疏鑿之方侯審其可行遂委修督乃捐貲庀工攀危磴陟巉巖摧剛焚泐延緣梯棧凡開道三百五十餘丈又建架壑石梁一座以便魚貫引致之勞於是水行陸挽兼濟永集積世宿瘁一旦若托

方軌中矣工既告成僉謂余附隸之民將世世蒙休不可以無言余謂除道之令王政所先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使合方氏專掌達之蓋聖王便利生民之大德猶元氣之在人身周運無滯一或壅蔽希不垂於斃如龍頭之害於人甚矣東隘峭紀開鑿既艱又水道所經更無別徑茲也殫人為以平天險輸神機以代化工巍然於千百世之上而耆然豁啟於千百世之下其茂烈所表豈豈與夫寸裨尺益者

絜比多寡哉語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昌信斯言也侯所食報寧有旣乎人之頌禱侯者其暨於今世世寧有量乎爰記此以俟侯名繼孝字純甫別號岷泉姑蘇崑山人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洞自白鹿山人肇基於唐寶歷間訖顔翊李善道聚徒置田歷有宋而增置學舍教弟子稱廬山國學一變為皇祐末之兵火而寶歷之遺蕩然矣淳熙巳亥晦菴先

生守是邦拓其制時稱特盛元季之亂鞠為茂草國朝
正統翟陳兩君先後興理於時列聖重熙宣夫子之道
如日月中天而卒有江陵之紛更議禁書院鬻官田三
五十年來程拱宸規條於前布衣胡居仁章潢講明於
後郡伯田琯表懋貞甄收勸課粗反舊規今按圖覩之
得無山陵如故而荒屯未滌補葺未工乎土田如故而
磽确未闢侵蝕未清乎課條如故而講席久虛青氈常
冷乎自非如唐宋名賢留心世教者彰明而恢廓之終

為山靈笑耳將不在今之主張洞學者乎主張洞學者為誰則毘陵李仲達也仲達有志尼山之衣鉢擔當主持所為作興斯文敦倫迪德將令廬山國學直與兩雍諸學宫並稱不朽則廢者起盛者繼是數之所不能拘通變而不倦者也

重修黄坂陂記　　陸鳳儀

玉山當上流盡處地勢陡絶若建瓴然每雨集則溝澮皆盈簷溜未停而轍涸如故萬畝鱗次仰吸冰溪邑故

置陂所以防旱魃也然歲久易湮豪右又從而侵佔之
官司雖有專責而當事者漫不為意以故瀦蓄無備易
盈易涸歲耗不登室鮮蓋藏者非直天時為之也丁丑
春晉江周侯令玆邑溫良樂易廉明有威始下車達觀
厥邑喟然歎曰嘅哉邑也民何以生乎遂靖事節費約
己裕民興利除弊善政縷縷其大如修文廟以妥聖置
學田以贍士建橋以利涉節夫役之勞清詭糧之弊修
文筆改城門百年曠墜一旦俱舉水利一事尤屢屢焉

適少尹章君至度其人可與共理侯乃下令於邑中曰余爾牧也忍視爾敝令與爾復而陂謂章君曰水利君職也而往監之既厥心焉於是諏吉鳩工畚鍤齊舉約畝受力宣勤田畯報程餫夫走饟湮者疏之齧者築之廢壞者更之為豪右所奪者復之舊陂虛薄惟填土於積薪之上故水振而易潰且築且圮迄無成功君則下列松椿以固其址上壘巨石以障其流旁開函竇以殺其勢延袤各數十尺洪濤衝激屹不為動引水由川以

注於澮而澮有閘由澮以達於田而田有坪支分派衍遠近洋溢雖亢旱逾時而澤不告竭又為立久遠之制其陂瀦至其處計田若干頃其陂立長某人陂甲隸其下瀦溉以順而逆扉者有罰啟閉以時而盜洩者有禁區畫曲盡綽有成規皆章君之所底成焉縣邑而計之為陂二十餘所而黃陂拓陂靈湖用力尤多焉自冬徂夏功乃告成嗣是轉瘠鹵田化而上野無曠土歲書大有是役也上以仁率下以義應佚道使民民忘其勞

利在玉人世世享德焉君子可以觀政矣玉之民飽二公之德伐石樹功無忘大惠匪私也周侯名日甲號翠坡閩之晉江人章君名元緝號梅岡直隸青陽人

遊龍虎山二十四巖記　徐學謨

出貴溪龍虎山一里南迫大溪溪水淙淙自東來砯滴而西走深僅沒股其澄瑩可鑒毛髮余既宿上清之明日始訪仙巖漁者先刺小艇從溪邊候沿流進艇迅於激矢稍折而西南行溪傍萬山稠護林立草木翳如窮

目之所止不知底極中無栖廬四顧闃然非復人境又南行二十里溪漸縮水益駛崖石陡絶上嵌空碧日光閉之頗駭矚不可辯識而東崖尤勝漁者曰此入仙巖之始也巖凡二十有四總之名仙巖云其初一巖若三人傾然立水側拱余而前者曰三教巖其一人俯而瞰溪者曰觀水巖巖之凹罝廠具數處扃木横列差若貝齒或啓或閉或甃或墜數以時變農家指以驗歲者曰仙倉巖自仙倉巖而下為酒甕巖有陶罌欹貯巖中巖

頭若古塜𧝂一棺而暴其半者為仙棺巖棺白色材如今人所用他巖棺尤纍纍有規形而鋭首者稍異其次曰藥羅巖有石磨一旁施藥羅即今醫肆中所陳其次曰丹竈巖巖之故竈彷彿頽廢惟敗墼甕之尚有水淋火煉之色其次為木屐巖以石形類屐故名其次曰杼機巖若轉空軸而待織者曰馬廄巖兩柱間懸一櫪若將負芻而秣者曰鷹架巖一木衡之鷹已飛去而溲滓常積又其次曰朶具杵臼二巖其架軸舂碓之器宛然

森列巳刺舟邇仙樂巖志云其中嘗出絲竹聲檥而聽
之不可得迴睇其上忽大風吸動若有物伏巖中跳梁
驚躍恍忽介余之側者類獅類犬類羊近覰之皆石也
是為獅子仙犬仙羊離列之為三巖而下為轆轤巖世
傳其巖嘗突尺木閣巖外懸汲器以綆歛縱之後狎於
武人綆木遂沒而僅露其半今並其半不可覩而轆轤
之名不廢有土爐一具旁羅諸鐵器者曰鐵爐巖雜委
諸工料狼籍不除似將營室者曰泥料巖又有壁而舟

横者實而牀列者雖去人遠甚儼有形似其名曰仙船巖曰仙牀巖栖真巖最髙無他竒以其巋壯瑋怪有重樓複閣之勢故名其末巖為奕棋巖志云巖中有石棋枰若有兩人對奕者以非足跡所至不可考驗蓋至是徑十里而二十四巖之勝始盡漁者為余歴歴指點如此其末巖之岬為慈悲大士院坎山而屋之者懸崖百仞上有綴屨羽人棲之二十年矣弟子從其下日緼應器以傳食余疑神仙之説久矣以為必有則堯舜周孔

生而神靈即有仙者疑莫過之而享世之數顧下於彭
聃謂其必無則今諸巖所示幻迹皆生人養生送死必
需之具彼其巉崖峭拔下臨不測即猿猱不可攀附豈
人力能致之即人力可致而其具皆金石土木陶瓦
為之歷風日霜露雷霆雨雹冰雪之所剥蝕必有澌盡
之會而自有巖以來不知幾千萬歲其金石土木陶瓦
之具至今與巖而俱存豈真有呵護之者耶莊生云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此類是已余目之所及見者故

書之以俟好事者共覽焉

建昌府學尊經閣藏書記　　左宗郢

余行役四方得收覽天下圖籍蓋備員奔走者十年歷臺班九載及還山幾充棟矣或有為之謀曰書積矣盍以貽諸子孫余曰隘哉昔人云子孫未必能讀抑讀何必子孫也盍出諸市不愈於飽蠹乎余曰鄙哉聞市書不聞以書市也余兹得所藏矣學宫者先聖先賢精神之所凝棲典墳邱索之所輳集博士弟子之所遊覽宫

司大夫之所稽覈舍是吾將焉藏客又進曰噫吾見藏

書學宮者矣始則披其籍犁如也井如也抽其帙爛如

也不數年而存者什五又數年而存者十一二逮十年

後蕩然僅寄空名於舊版其為漢壁為秦灰也了不可

問也子是之舉亦迂哉余愀然作而曰子過矣以書藏

學宮辟則星麗天而流歸海也得所藏也不可易也且

在則人亡則書聖賢之心至今在則聖賢之書詎泯泯

耶余姑為吾所得為不能知所不可知子過矣守斯藏

也發所藏而讀之不虛藏也以俟後之君子

宜黄永豐陂記　周邦傑

按星官羅堰主提塘九次主溝渠農丈人主稼穡與天田聯絡於斗牛東南君子在位田野闢封洫潤則其星明吾郡當斗牛南域宜黄又當郡南尤足占候天人而觀風良牧宜治涉河而東數里許有高陵廣野町畦繡錯老農老圃出入棲息於豐草長林之中者可圖可畫乃其地土脉坌勃水泉不滋舉數十百頃之青精黄雲

安所待澤乎故有小堰堰宜水為渠以資灌漑謂之堰陂因陋便名久亦湮廢尋或修之卒無升斗以遂波臣之丐嚴陵王令公之涖宜也既手取其民而噢咻之又知是陂繫一方利便其為噢咻匪類也於是采輿議於其人相地勢於其野謂舊渠之所以易涸者堰道下也乃因舊渠故道增鑿新渠二里許直抵上游乘高絶流而為新堤横截溪水瀉入渠中如膏如練瀠迴潤澤於畝者十餘里歲大穰穰於是令公政事之暇率賓從酌

芳泉以落之槁壤枯原一旦雲屯川泳仰瞻天田羅堰諸星若為之增輝於牛斗鄉薦紳率父老子弟進而請曰秦鑿涇水相愚於霸術耳尚有鄭國之名令公之鑿斯渠非王政耶顧因令德標之嘉名公不自以為功命曰永豐永豐云者永有歲年為民徼福於陂蓋無窮也諸薦紳三復永豐之義謀一言以記之不佞聞令公之為德於宜澤周河潤類若永豐然者更僕未易悉數第盡力溝洫即神禹之聖孔子猶以為難能而追叙之雖

令公之功視神禹不無廣狹巨細至於萬世永賴則信乎不在禹下也昔張乖崖守金陵每問好官員於過客得張晞顏之治萍鄉而薦之無他惟以入其境橋岸葺田萊闢野無惰農夜則更鼓分明而已今令公治行度越萍鄉者殆相萬也而過客之訪必有乖崖其人不佞所記者特以垂茲役之美於不朽耳

清江鎮復古堤記　梁士濟

灨江之水來自大庾踰庾嶺而北為章江石磷磷不盈

尺行三百里達於虔而與貢水合章江始大又三百里為吉州踰吉州三百里過袁河為瀟江瀟江以上為金川為玉峽夾岸多山而水未大會無所事堤自金川至瀟江平疇衍曠加以袁河而浩汗滉瀁霖雨時至慮彌為河矣故堤防之興自樟樹鎮始縣樟樹而劍江而南浦踰吳城入於彭蠡放於江而水始獲所歸故樟樹江省一鉅鎮也治水最亟焉初余取道瀟江見圻岸壘壘皆水之齧餘也迨綰綬而來則兀然金湯雄峙矣縉紳

先生曰前香山盧公之緻締也水循其道吾邦千百年無事矣泝流可三四里有故堤遺址馴水勢而東之毋為北門患蓋先民之遠慮焉往十餘歲水大決則築新堤以自救迺徙内十餘丈堤益退而水駸駸逵樟樹之北闗從古堤遺址迴望巨浸汪洋宛在水中央是豈可置火安耶余初蒞事即從縉紳父老商興革閭民所疾若給諫祝公曰新政第一義也無如接盧公之成績復下闗之古堤乎爰與侍御熊公司空聶公蠲吉鳩工而

祝公實經始之土取諸湖之宜濬者下下而高高兩利也木之值取諸進香之贏餘者其入之為民力之普存其出之為民生之捍禦兩成也工計户而均之使傭力者受其精遂末者輸其值兩便也始於元年之冬竣於二年之秋日至而栽霜降而畢費金錢三百有竒縉紳先生協助之而郡守王公與余咸捐俸益焉是役也分材用平板幹揣厚薄量基址課畚鍤稱餱糧悉祝公定其畫既成以授鄉之廉幹者使董之工無浮費役無曠

時蓋公以其經國之碩畫而寄之梓里焉是役也爲鄉國捍患而經紀之如其家堤成而公之經國亦稍覘一班矣興利革害爲民去所疾苦縣官事也藉力縉紳而享有寧宇且逭於慫慂曠吾乃哆然誇績最矣

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於塢溪交流城内環泮宮以達龍河龍河故有橋與兩岸城闗相連爲邑耆譚愢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子姓通族所築因設水碓以爲利而一

邑之風氣與捍蔽實兩藉焉歳己酉馮夷作祟其勢高
出城關門橋堰一時盡圮甲寅秋譚君經濟慨然繼祖志
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圮再修皆獨力肩之橋遂以成至
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且為不法者去其所忌浸
以蕩然譚聚族而訟兩臺臺檄行府縣議復其舊逡巡
二十餘年徒望洋而嘆余壬申葺理城垣為重建左關
麗譙建水門高廣以殺水勢厥功固偉將無尾閭洩之
風氣大散乎且新土之民飛駕小艇闌入城河設有奸

人暴客涸跡其中何以譏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曰是堰可復也譚君唯唯而咨嗟於衆心之不一專利之多口余曰碓則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貽永利以利益一姓者小而以關通邑之風氣以資一方之捍禦者大且橋可繼先志而堰獨不可嗣前功乎矧有憲檄在即耑利庸何傷於是譚君復相率醵金積薪負土畚鍤旋施堤址垂就會暑雨橫流仍旋築旋圮終不以一簣廢九仞已而事竣相與登城憑橋眺望二水洋洋交瀦學宫

前迤邐虹橋縈迴筆架無復有奔流如箭一瀉無餘令人覩川流而興情逝者不大有裨於人文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三南浦踞其上流塢溪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為北門鎖鑰無復有篙師舵伯銜尾而進為奸人暴客所睥睨乘間竊發者不又有益於干掫之助乎是役也計費鏹若干緡為譚姓通族科派有差議以朝夕錐刀佐歲時修葺所謂因利以導之不損民財費官帑而實陰有造於全邑者也乃其經營拮据克紹前

業則惟譚君之功余特為記其事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無使有不法奸民去其所忌以與譚氏讐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

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記　　葉向高

余少從先大人於潯陽習其山川風俗與其百姓之所急考覽其郡乘自漢以來守土循良勤恤之吏自宋均而下不過數人豈非難哉今去先大夫為别駕時已二十餘年而潯人猶與余往來不絶詢及郡中事無不極

口令使君邢公之治行其感人之深至於闔郡奔走聚會為之弓觴祓祥不啻若家人父子然此即古循良不多見者余方為潯人喜未幾公以憂去潯人涕泣追慕肖像以祠而其士大夫子弟至馳千餘里乞余言以志不忘余見今之守令無功德於民而浮慕畏壘桐鄉之名以覆蓋其短而其民亦窺其意之所欲得而妄為之俎豆以中其歡上下相愚澌然無味蓋衰世之弊一至此也有如邢公祠可哉祠可哉始公之至郡也民苦積

逋猾胥乘之得輕重其手公差其賦役而為之限書之於單而户給之緩急多寡比率從事官無致期併責之擾而賦額漸輕臺使者下其法於十二郡無不便者公又革坐封裁糧頭節冗費嚴兑銷弊竇悉清民歡呼輸納使君生我我何敢逋也郡役夫受直於南昌枵腹而待哺莫之急也以愬公公曰吾潯賦宗禄矣越三百里而輸之南昌胡不兩易之而兩利之議上當道無以奪蓋役夫自此不枵腹矣封郭桑落二洲堤壞齧田數萬

頃無任築者公以冬春行堤導其淫而障其決公在郡而水不為災也田皆畝鍾遇旱則步禱禱無不應以豐歲勸民積粟實社倉以備不虞又時其災病而醫藥之所活無算月旦則行鄉約詔以聖諭聽者灑然思當公指矣有訟師賊魁為民害者教戒不悛捕治之悉論如法自是相戒無敢犯公又精於讞斷德化民趙守彥與傅五九宿仇也彥夜被刼晨遇五九貿布於塗執以為贓訟繫之所株連甚衆半斃獄中公驗布廣狹不類白

其究盡釋諸逮繫莫不感泣胡劉二姓爭牛牛大小同
即其主不辨也毛而别之又不得公令齒驗之以牛歸
劉胡不敢言亡何獲其牛於盜家愧伏待罪諸豪訟者
聞之望公庭而返曰公實神明何可以無情嘗公也公
自奉廉不輕貿一物市肆晏然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
跡有可興人文裨風教者不難出力營之雖費無惜嘗
建文昌祠飾城隍廟建武城祠祀先賢繕思賢橋暨浸
月亭百廢具舉又立社學簡氏秀衣巾其塾師大修學

宫庀祭器爼豆之典無敝無濫歳時至學行禮羣諸生而課之藝厚其楮潁察其不能婚葬者資助之而時勉以行誼士皆感奮計公在郡僅四年所規畫創豎長育教訓其利渾可數十百年而未竭潯人之戴公欲尸祝公雖出於一時而其心嘗若數千百年子孫世世奉公而無休已蓋至於讀為公祓祥之辭真懇溢出唯恐其嗣肯之不蕃而食報之不遠然則今之長吏其縮結於人為所思慕未有如公者也往余在潯時聞諸大夫言

潯四輪之國瘠而磽難於綏馭故凡有不得志於官者卒未免委過於其地乃先大夫以一郡佐所至見思思而輒爲祠以祀至公守郡復以士民之意請學使者秩祀之學宫然則潯地雖瘠而其民風之厚人情之易感較之海内亦未有如潯者也公之見德之深數十百年而不忘也宜哉余雖未及承公下風親覩其行事然度其人必真誠悃款發於中心達於靣目不言而人信之非粉飾鋪張塗人耳目者可望萬一此其所以惓惓慕

恱於先大夫也今者公之祠成而效一言以不朽余真有不容辭者矣故因士民之請書其事俾勒之石

來蘇古渡記　　陶履中

海内之以來蘇名其地者實不一處蓋以眉山兄弟頻羅遷謫凡僻瘠遐荒之鄉足跡幾徧也嗟乎當日之忌之者惟恐其逐之不遠而後人之慕之者惟恐其招之不來不大可感哉且在他處每得其一先生見過即詫為不朽勝跡獨此盈盈一水之濵能並邀其兄弟邂逅

天涯壎倡篪和是日也似豔眉州之所有移而之筠州矣江有嘉客蜀無居人山靈幸之況人羣乎及讀其自黄寄筠賡荅數韻則尤喜小蘇以東軒長老坐致雪堂師兄也九京可作余將轉而質之坡公公能不啞然作質鬻詩酬我且以粥飯主人屬清貧太守乎因記以俟千秋之問津者

貞節堂記　　劉鉉

堂以貞節名蓋所以勵風俗正人心植世教為天下勸

也然貞節之在人自非持心堅固不為饑寒禍患所移
矯矯然至死不變者有弗能焉此弋陽黄節婦貞節之
堂所由作也節婦姓李為邑望族乃大理少卿公奎之
妹年甫笄歸於潭石黄澄瀾孝舅姑和妯娌佐家以勤
事君子以敬不數載澄瀾以疾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一
號慕殞絶誓不再天悉屏簪珥不事華靡稱未亡人子
二俱幼長琮纔二齡次琰尚在襁褓而長育之勤紡績
以供衣服茹哀飲恨寂守閨門累旬經月未嘗輕出庭

戶子既克立俾琮理家務以紹先志俾琰從師讀書以擢科取仕今白髪種種壽邁五旬氷霜之操彌老彌厲有司歷舉其實具名上聞援例旌表今監察御史溥澄瀾之從弟也徵名筆大書貞節字扁於堂而請為記余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古有是言也為臣忠婦節人所難能以弋陽考之自疊山夫人李氏後寥寥罕見今於黄節婦一人見焉良由以少卿公為之兄及夫澄瀾之族皆崇尚詩書其於廉恥禮義聞見熟而陶

染深故能然也自有此堂而鄉閭郡邑莫不聞風興起求無愧於節婦將見薄俗以之敦人心以之正綱常以之立矣有補世教何如哉

遊瀧岡記　　曾大本

陳伯子為余言昔永叔仕於朝既作瀧岡阡表伐石鐫於汴京載舟而旋一夕儀彭蠡夢神人告曰吾馮夷長也願得瀧岡阡表一寓目焉詰旦中流石尤為亂舟且覆者數矣衆益恐懼永叔憶神人所告舉碑以沈舟遂

亡恙泊永叔歸瀧岡會黄魯直為邑西昌聞其事以文
投諸水濱而檄之居無幾碑出於瀧岡山之陬傳有鼉
負之而至焉此則烏鼉塘所繇名也余始以伯子之言
妄誕耳其後如瀧岡視其碑龍文宛然視其檄矢音條
達所謂烏鼉塘者水不渝尺歲旱不涸雨集不盈人無
敢下視者雖投一羽莫能載焉即溺水不但絶影也豈
有妄誕如陳伯子哉余跡其事則誠甚怪然則不語怪
者非歟葢其事未嘗怪也如以怪則大禹視蝘蜓昌黎

鮒鱷魚豈其誕哉實有以致之耳永叔為其親孝矣魯直為永叔以及其親信矣孝乎親信乎朋友所以致此者誠也至誠動物無足怪者伯子曰噫有是哉於表而見永叔於檄而見魯直二妙備矣吾子從而記之因俾二妙專美有宋不成瀧岡之鼎立乎余曰惡是何言也聊志余所見耳安敢唐突乎二妙

按阡表立於熙寧三年文忠以熙寧五年卒山谷以元豐三年知西昌是山谷為邑時去文忠之歿已九

年矣此見於文忠年譜泰和縣志及他紀載之文皆有明據此云永叔歸瀧岡會黄魯直為邑西昌已屬無徵而檄碑之事尤涉妄誕以檄文為世共傳白志載有此記姑存之并識於此

重修黄山谷先生祠記　　蕭士瑋

山谷先生以元豐三年來知西昌凡八載治尚平易縣用無事時方課鹽筴急先生獨否吏不恱而民安之公暇時有所寄以抒其高逸所云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

西倚晚晴者此也夫以先生邁往不屑之韻俯同羣碎
誠難爲情而憫勞盡下務簡而理得夫豈少功之才哉
嗣累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以實録見忤惇卞錮以
黨籍展轉放廢與蘇公同崇寧大歴間朝廷禁止蘇黄
詩文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文人往往以
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蘇黄詩便以爲不韻最後趙挺
之撫承天寺記爲幸災謗國排擠盡力致貶死宜州方
先生之在宜也無居可僦寄住一城樓極爲湫隘秋暑

方酷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先生飲酒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仲足出外以受雨顧謂人曰生平無此樂也未幾而没先生没當世知與不知無不感慨流涕痛哲人之既萎也嗟夫小人之力能借人主之權使之迫窮禍患以死斯亦快心之極矣至禁之而益傳困之而愈有以自樂投之死地而不能使其蕩為冷風煙塵身没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則人主之權亦有時詘小人之技雖殫而卒無以加且世竟君子之用或止於如此然未竟

其用遂以為必不止此故後之惜君子者每於君子有餘痛必於小人有餘恨是小人重予君子以一時之便而輕予君子以後世之名也先生有祠在快閣之西歲久不治中丞昭度潘公太守希有林公邑侯存初吳公愴然興哀整葺復舊傳曰君子務其大者遠者三公之令績不勝書也余皆不復稱論而惓惓獨識於此

大乙山房記

傅占衡

占衡事大士先生十六年卒未嘗到所謂大乙山房者

比年來數過其里與興霸少游二子抵足而卧貫宵而
談間問山房所在儻得登之則曰去是里許臨南檄也
環山房皆山也蓮華岡迎仙潭與山房屬繞屋竹樹扶
疎構設面勢皆有意趣風琴鳥篰悠然池上恨不暇終
當挈子遊焉雖然若亦知山房之所以名者乎衢曰知
之悞久矣余聞諸先生知之大乙者以地形名如大乙
自然也四方謁其音讀大為太至取天禄青藜之說詁
之其義凡鄙何異聞一夔足誣夔一足也或書作太者

金銀車彌失真矣先生平時率爾命意皆前無所因後不可襲蓋胸眼之所放類如此必待晉書世說而後能名亭館者非大士先生事也其後以號本集然未嘗有記故坊刻之訛如初先生困場屋庚午厄元辛未上春官不第嘗笑謂余曰俗人多諱惡議吾名讀書為乙大不良乙乙也終不甲矣是惡識字古文乙一也吾不元江國失小一耳安知其究不大一耶已而先生竟甲戌第二人雖不元而元之氣色猒然伏先生下海內不以

禮部榜為允也精金美玉市有定價即大一何足道哉
蓋一時戲笑之言余猶及記之陳氏兄弟曰子於先子
可謂曰篤不忘試為記之以補其鈌以正其譌如何衞
門人尤寵者也固宜書之書畢喟然嘆曰夫以一山房
之名而字讀失真傳寫彌亂雅俗相懸去而千里況於
披先生之書其深鴻淵懿烏能殫其藴而測其際乎余
嘗疑先生之微言妙緒猶有及門不得而聞簡牒不得
而載者以此先生往矣山房故在後世當有指其園而

拜若今廣川之下惟處者惜也衡不及先生亡恙時問業其中看山飲酒攬筆為先生賦之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陳弘緒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莅會省聲名文物之美稱於海内邑有儒學則宋宗濂書院故址也創於洪武五年復建於正德末年重修於萬歴二十六年二百餘年之内士出於其間者沐浴仁義而被服道德蓋彬彬乎盛矣然自萬歴二十六年以後歴二十餘年之久圮者弗葺

朽者弗更廟廡堂齋敝漶垂盡歲乙丑西粵龍侯來莅兹邑首以教化為重祗謁文廟顧視咨嗟慨然進博士弟子謀所以新之計費需千金有奇當是時朝廷方建三殿大工諸郡邑各有捐助兼之兵事未息歲所加派遼餉尚未罷征而三王又同時之國吾邑計增供億若干軍國之費不貲勢不能他有所營建即有所營建勢不能取給於民間又不能那借於官帑然營建之大者無如學宮而學宮又不可以少緩諸大夫士計無從出

侯曰請無煩民間無煩官帑盡括邑宰所有而成之於是捐俸斥羨錙積銖累鳩工於丙寅之冬迄丁卯秋月畢役若孔廟若明倫堂若祠齋廨舍若庖庫廩廏若亭若門若枋悉皆丹艧輝煌金碧璀璨而廟後復建巍峩之閣顏之以尊經則又侯之特創也是役也侯實苦心焦思區畫經年而後厎績工成屬余為之記余考古之設教者有專學而無專廟有專士而無專官士之生乎其世者忠孝仁義廉恥退讓之教無不衆著於心爭相

砥礪以成俗其出為名公卿者至不可勝數逮乎漢武始詔郡國立博士弟子唐宗始詔郡邑皆立孔廟於是有專廟復有專官宜其人之黽勉於學數倍於往昔然其於忠孝仁義廉恥退讓之數者漠然不以為亟而日習於偷敗之風其出而為名公卿者雖或不乏人類皆不能如往昔之備美古今學校之相懸若此者何哉蓋古之人求聖賢之精神於語言踐履之實而今之人玩聖賢之迹象於俎豆几筵之間古之州長黨正皆有化

民覺世之責是故雖無專官而其教不廢令之博士師長不過課文釋奠之事是故雖有專官而其教已亡然則後之學校其不能及於古昔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若夫上之所以教之者亦既至矣而絃誦或輟講習或弛以不能追於古昔之盛斯則博士弟子之過也亦勉之而已俱名文光廣西馬平人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